

## 回望缙云山

□杨力

每次去重庆北碚的缙云山，都想为缙云山写点什么。

要去缙云山，得从北温泉经过。北温泉离我的老家团山堡不远。还是小孩时，我喜欢和大人一道，花几分钱坐两站车，去北温泉泡澡。躺在温泉水里，大人们是享受，小孩们是嬉闹。闹够了，可以眺望高处的缙云山，想得最多的，是山上有没有孙悟空。

缙云山的野猴不多见，见得更多的是煤炭。我小时候，两个舅舅为了谋生，天不亮就爬起来，走上一两小时山路，去缙云山挖煤。有一次，我闹着也要去，坐在挑筐里，两个舅舅轮流挑，一边放工具一边放我，喘着气把我挑到半山腰上。小煤矿就建在那儿。

两个舅舅干的活儿都是运煤渣，推着沉重的矿车在山洞进进出出。山风凛冽，山洞前燃着一大盆熊熊炭火，两个舅舅光着上身，每倾倒完一车煤渣就到火盆前取一会儿暖，然后哈着气钻进洞里，如此反复几次。黝黑的身体糊满煤泥，黑黢黢的脸上只有两只眼睛黑白分明，十分辛苦。

中午休息的时候，舅舅和工人们都啃着简单的干粮。我一边玩石子一边问，这样挖下去，会不会把山挖空？大舅舅站起来，抱起我指着远方说：“好好念书，今后走出大山，就不用挖煤了。”

时间到了1980年代初，两个舅舅不挖煤了，他们乘改革开放之风做起了蔬菜交易，把各地蔬菜送上重庆人的餐桌。虽然也很辛苦，但腰包却鼓了起来，并用赚来的钱买了卡车盖了新房。

听说小煤矿正被有序关停，两个舅舅先是静默，继而很放松。小煤矿曾经解决了温饱问题，但无序开采，让人心里总不踏实。

我工作后，隔几年回一趟老家，去北温泉泡澡，然后去缙云山爬狮子峰。两个舅舅虽已年迈，但仍然陪我到山腰。他们在那儿歇息，等我一个人去爬狮子峰。好几次，我半真半假说，如果可能，我也用挑筐挑他们上去，一边一个舅舅。这话一出，两个舅舅大笑。

最近一次去爬狮子峰，青石板的路，已被岁月磨得锃亮，旁边的泥土、草木，依稀还是昨日的模样，但又不尽然相同。越接近山峰，越感觉到岁月的力量。

爬上山顶，狮子峰没变，变化的是远端的风景。鸟瞰山下，所见已非从前，曾经以生产仪表著称的北碚城，全然换了模样，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新城。北碚变了，变得真切而不敢相认，变成了游子思乡的一道风景。

回到山腰，两个舅舅还在心情怡然地喝着茶，一脸舒坦。霎时，我明白了，为什么我想挑两个舅舅上山他们会大笑，为什么看见山间的泥土和草木会熟悉又陌生？因为缙云山在变，时光早已修补了曾经的伤痕，生态保护让这儿变成了金山银山，野猴和生灵多了起来；北碚也在变，不仅被誉为温泉之都山城肺叶，更是美丽山城的一张城市名片；而更大的变化在人，如我舅舅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北碚人，他们勇立潮头敢于拼搏，用双手建设家乡，脚踏实地，成为时代的主人。

每次离开缙云山，我都忍不住反复回望。那儿有梦有希望，是我心中永远的故乡。

## 风景

□方兰

周五的早上，秋渠带上孩子肚肚，约上我和捷捷，来到近郊这处隐在山林中的休闲胜地，乌山。

下得车来，美妙的空气扑面而来，干净纯粹不染纤尘，让人情不自禁闭上眼长长地呼吸一口，张开双臂转个圈，一些零零碎碎不胜其烦的东西便被抖落了。

没看到鸟，却有鸟清脆的招呼，耳边还有知了及各种虫鸣在争舞台。青山绿树映入眼帘，目之所及，泼墨一样的绿端到面前，眼睛就像一个乞丐突然遭遇满桌饕餮大餐，令人喜悦得颤抖。

城里的喧嚣逼仄不见了，魔术般的繁花茂叶就在眼前，开阔敞亮的视野叫人心旷神怡。肚肚一下车，就好奇地四处打量。

一滴露珠在叶片中沉睡，被他拨动后晃了晃又站稳了。“你知道怎么样让露珠变大吗？”捷阿姨问肚肚，接着用手轻翻，将细碎的伏在叶片四周的小水珠汇拢。露珠眨眼间变大，更亮更圆了，看得肚肚圆溜溜的眼睛像是生在了叶子上。

旁边小径中一丛狗尾巴草随风摇曳，招呼着小家伙。肚肚欢呼着奔过去，撅着小身子在自己的屁股后比划：“看，我长尾巴了！”

“你有尾巴，这有蜗牛呢！”“哪里哪里？我摸摸！”肚肚迅速起身跑到捷阿姨身边，喜不自禁。

青石板路两旁，看似随意却疏密有致的花藤草树，高高低低形状不一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我恨自己是“植物盲”，喜欢却不知它们的名字。

忽然，一滴水落在额头。下雨了。雨似有若无，落在身上去了暑气，落在山间，便凉了一分，落在湖中，让人眼睛移不开了。它如仙子轻盈地落着，没有声音，渐渐稠了、密了，湖水被惊醒，清莹莹地张开怀抱迎接。很快，湖面热闹开来，它们相拥欢笑，叮叮咚咚地嬉闹，仿若有千万条鱼儿在聚会。

“阿姨，下雨啦！”肚肚在咖啡馆门前大喊，“你，你斜风细雨不须归吗？”小家伙突然冒出一句诗，让人不禁竖着大拇指乐开了怀。看来，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做诗也会吟”这话真不是假的。

窝在咖啡馆的椅子上，看飘雪的花瓣在杯里舒展再氤氲于杯上空，只需轻嗅那一刻，就触摸到了令人惬意的生活质感。室外，肚肚在草坪上跑，或手搭眉间扮孙悟空，或乐不可支地荡秋千，只恨不能如孙悟空一样可以分身去玩。

我想说，奔跑是孩子的幸福，但看着汗泡了额发的孩子，难道不是我们的幸福吗？当我们还能同阳光雨露相会，与花鸟虫鱼对话，还依然未泯对童年的雀跃，这种感恩难道不是人生大景？

## 寻找大旺寺

□周建华

听说四川中江县仓山镇有摩崖石刻，我想去看一看。但仓山太大，也不知摩崖石刻具体在哪里。我求助搜索软件，在它提供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信息中，知道那地方叫大旺寺。按以往常识，导航里输入大旺寺，很容易便能找到。却不料，导航竟然搜不出仓山大旺寺，反复输入几次，依然如此。几番折腾后，终于搜索到大旺寺在仓山一个叫倒碑埡村的地方，但大旺寺到底在哪个位置是个未知数，只能先到倒碑埡再说。

在路上，还是心存疑虑，仓山摩崖石刻到底是不是在大旺寺，更担心的是到底是不是在倒碑埡？到了仓山，突然想起文友小梅就在仓山工作，她应该是知道的。立即电话询问，果然，小梅很热情地告诉我，石刻就在倒碑埡。我算是吃了定心丸，至少大方向没错。

小梅说，往成南高速公路走，右边有条岔路，进岔路后三五分钟车程就到了。小梅本想给我带路，但因为中秋过节，她不在仓山，建议花5元钱找一个三轮师傅在前面带路。

我没有找三轮师傅带路，继续随着导航往倒碑埡走。进入岔路后，几分钟到了一转弯路口。见路口有些住户，知道已进入村庄，猜测这里就是倒碑埡村，但离导航目的地还有一两公里。一家商铺门口，有几个村民正悠闲地喝茶，我停车询问。听说去石刻，几个人齐刷刷地说，你是去大旺寺吧？一位中年男子站起来，往右边道路一指，说顺着路往前五十米，左边有个路口，上山就是。

放缓车速，差不多到了五十米，路边有一茅草掩盖的泥泞小道。我想，不可能是这样的路吧。犹豫间，车一晃就开过了路口。之后，未再见到上山路口，很快导航也结束了，只好调头。

往回开了一两百米，见路边晒坝里，有一大娘正在耙晒玉米，赶紧停车再次询问。这次我不再问石刻在哪里，而是直接问大旺寺。大娘停下手里的活，顺着路往前一指，说就在前面垭口山头上。我明确了方位，也知道了大娘指的位置就是刚才那位中年男子所说的山头。

再次缓缓驱车，这一次随时都在关注路口。约莫又开了三五百米，眼见已接近垭口山头，却依然未见到上山的路口。这时，侧面小路过来一辆摩托车，是夫妻二人，丈夫已跨上车，停在公路边等妻上车。我赶紧停车再问大旺寺，丈夫扭头一指，说前面有个路口，上山就是，车可以直接开到大旺寺门口。或许是怕我发现不了路口，丈夫又补充了一句，路口有个水泥平地。

几十米后，车开到了骑摩托车男子说的路口，正是之前看到的那条泥泞小路。我不敢相信汽车可以开上去，便下车探视。原来那小道路口看似泥泞，底下却是红砂石的，并不稀软。转弯后，茅草遮掩的路面铺有水泥地砖。这才相信，小道虽小，汽车开上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小道不过一二十米，尽头便是大旺寺。仔细一看，大旺寺不过是一间简陋的平房，石条砌的墙，地面也不平整。比起那些气势恢宏的古寺名刹，大旺寺已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，但大旺寺墙上的“普度众生”却不简单，是手写的；门上挂的“大旺寺”也不简单，几个字写得特别大；大旺寺的石刻更不简单，很精美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中年男子、大娘、骑摩托车的夫妻，还有小梅，他们一定经常去大旺寺吧。不然，怎么那么熟悉呢？

## 行游

## 幽静淡雅看泰安

□胡佑志

前不久，我游览了位于青城后山的泰安古镇。

泰安古镇自古以来就守扼着成都西入金川的驿道，古称“华坪老泽路”。这是一座商贾云集的重镇，又依傍秀美的青城山，得天独厚。清代，人们建造了泰安寺，古镇因庙而易名泰安。

走进泰安镇，抬头就看到古色古香的石牌坊。细读牌坊上镌刻的联句，才知道整个古镇都是2008年“5·12”汶川地震后重建的。

古镇临涧而筑，涧水一路喧哗，不知疲倦地流淌。有黑翅赤尾的鸟儿盘旋于上，令我眼前一亮。传统的雕花阁楼，覆盖着川西小青瓦，鳞次栉比。进入石板街，大块青石板铺砌的街面湿漉漉的，两侧明沟清泉流淌，从家家户户门前流过，没有一丝尘埃。山兰散发淡淡幽香，风中含着丝丝凉意，旅途的劳累顿时被驱散了。

沿山道前行，细雨霏霏，雾气笼罩山峦。一路野花烂漫，飞瀑不绝。忽而峭壁悬崖，栈道逶迤；忽而天光云影，绿草如茵。无意中看到了一块标志牌。原来，当年地震时，巍巍虎啸岩应声崩溃坍塌。掉下最大的石块，约上千吨。如今，绿树环抱岩石，山体的伤痕早已弥合，但此情此景仍令人感慨良多。

下得山来，又徜徉在街巷里。小镇的尽头是泰安寺，山门辉煌，庙宇金碧，银杏枝柯遒劲。两侧店铺大多是旅馆饭店，那些招牌旗帜告诉我，去青城后山的游客，往往会在这里逗留过夜。叫花鸡、石磨豆花、青城野菜、山药等土特产，还有一串串挂在门口的腊肉，是何其诱人。

从古镇的后场向前走，古镇入口处有一座雕刻精美的石牌坊，牌坊外侧至味江河桥头，有一溜低矮的老式平房，平房门前摆满了一个个菜摊，看来这里是菜市场。这里做生意的人虽多，但不喧哗，没有人高声吆喝叫卖。只有在青山绿水间安享平和的人，才会拥有这样淡泊而平静的生活态度。

我在一家店铺里挑选了一件木制工艺品。那是一片用金丝楠木的枯树枝做成的荷叶，依照枯树皮原有的形态，只是略加修饰，仍然有残缺，有破损，也有蛀洞，却骨节坚硬，布满了历经风霜沧桑的质感。

这，或许就是古镇重生的观照，也更具幽静淡雅。